

分裂的自我

——解析奥尼尔剧作《更庄严的大厦》

丁 阳

(安徽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摘 要:以存在主义心理学有关精神分裂性个体研究的理论为指导,对奥尼尔《更庄严的大厦》中的主人公西蒙进行心理上的解析。分析其诗人气质的内自我、功利主义的假自我以及假自我的毁灭,从伦理意义上探究缺乏统一永恒的道德价值准则指引是自我走向分裂的必然性根源。

关键词:奥尼尔;西蒙;分裂的自我;内自我;假自我;道德准则

中图分类号:I1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08)01-0105-04

《更庄严的大厦》是奥尼尔构思多年的长篇组剧《一个占有者自我剥夺的故事》中的第二部悲剧。该组剧旨在描写一个家族上百年的“物质、心理、精神上的历史”,主题是“毁灭性的贪婪对灵魂的侵蚀”。^[1]《更庄严的大厦》是组剧中唯一完成的剧本《诗人的气质》的续篇,描写婚后的西蒙从诗人变为商人、从哈德福家族的叛逆者转变为继承者、扩张者,最终自我分裂走向疯狂的心理历程。

《更庄严的大厦》总共分为5个部分,包括4幕和1个尾声。该剧着重刻画主人公西蒙和他的妻子萨拉之间的冲突,以及西蒙、萨拉和西蒙的母亲黛博拉之间的纠葛。西蒙从小天性敏感、热衷思索、想象丰富,富有诗人气质。童年时他终日与母亲为伴,母亲黛博拉过着“一种比现实还真实的幻想生活”,^[2]畏缩在浪漫的理想主义背后远离现实的一切丑恶事实,母亲的生活方式在西蒙心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造就了他高傲超脱、理想主义的诗人气质。创业过程中他洞悉了现实社会的残酷,在妻子萨拉的影响下,渐渐背离了原有的理想,转而以功利主义价值观为准则,在生意场上肆无忌惮,贪婪攫取。然而,内心隐藏的理想主义自我时刻观望着那个无耻贪婪、道德沦丧的功利主义自我,内心的分裂和冲突使西蒙面临被两个自我撕裂的危险。最后,妻子萨拉放弃了愚蠢的梦想和心中的贪婪,恢复了西蒙“诗人的气质”。纵观全剧,主人公西蒙“分裂的自我”是理解剧本的关键。

一、内自我与假自我

R.D.莱恩(1927—)是当代著名的存在主义心理学家,他的代表作《分裂的自我——对健全与疯狂的生存论研究》是存在主义心理学的经典作品。书中,作者对精神病问题作了存在主义现象学的讨论,探讨了“精神分裂性”个体的“心——身”关系以及精神分裂症状态的生成、发展等。

莱恩认为,当个体处于“存在性不安”的生存状态中时,他会

发现自己与周围世界的区别是不确定、不安全、甚至是危险的;以至于,他的身份和意志自由也始终成了问题。他可能会感觉不到自身在时间上的连续性,感觉不到稳固的内一致性和内聚性,更容易感觉不实在而不是相反,无法断定自己的禀赋和素质是真实的、美好的、有价值的。最后,他会感到自身自我与身体在某种程度上的分离。^[3]

个体感到其身体是一个客体,与世界中其它客体一样,而不是自身存在的核心。身体不再是他真实自我的核心,而成为某个假自我的核心。在这种情形中,被分离的、非身体化了的、内在的、真正的自我,有可能怀着温柔、体贴、有趣或厌恨的心情,观望着假自我。^[4]

个体认为是真实自我的东西,却或多或少表现为非身体化的内自我;而身体的经验和行为,却表现为假自我

收稿日期:2007-08-31

作者简介:丁 阳(1981—),安徽芜湖人,安徽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0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系统的成分。内在的、真正的自我与别人希望看到的“人格”分离开来,形成了“自己的自我”——内自我和“他人的人格”——假自我。

这样一种自我与身体的分离,使得内自我不可能直接参与现实生活的任何内容:

非身体化的自我作为所有身体行为的观望者,无法直接参与其中,他的作用只能是观察、控制和批评身体的经验和行为,从事那些通常所谓纯“精神”的活动。^[199]

假自我是作为内自我的互补而存在的,它阻碍、排斥着真实自我直接参与现实生活,是“一种隐藏和维护自身真实可能性的手段”。^[191]行动始终是假自我的产物,是“个体对他人意愿或期望的根本服从”。^[191]

二、西蒙分裂的自我的心理学解读

依据莱恩的以上理论,西蒙分裂的自我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诗人气质的内自我,另一个是功利主义的假自我。纵观西蒙的成长史,他分裂的自我的形成与其母亲和妻子息息相关。

(一)诗人气质的内自我

西蒙的母亲黛博拉是一个没有勇气面对现实的贵妇,她既不能接受自己容颜的衰老,又憎恶社会的虚伪丑恶,终日沉湎于书本和梦幻的虚假生活中,过着一种比现实还真实的幻想生活,企图畏缩在浪漫的理想主义背后远离一切丑恶事实。童年的西蒙,由于父亲忙于贸易,整日与母亲为伴,在花园中“拙劣地模仿拜伦那种罗曼蒂克的整脚诗,浪费才智来迁就那些奇思怪想,扮演虚假幼稚的角色”,^[235]迷失在梦幻中。

然而,母亲“一直只爱自己,一直保持自由”,^[236]她的自尊心不能容忍因生育西蒙造成的身体臃肿变形、美态尽失,她的傲慢不能让自己的生活被别人束缚住,也决不允许生下一个“被迫得像爱自己那样爱的人”。^[236]可怜的西蒙只是母亲种种奇思怪想的一个奴隶,一件她想玩就玩、腻了就丢的玩具。母亲剥夺了自己对孩子的爱,更剥夺了西蒙对她无私的爱,一种“肆无忌惮的贪婪”^[236]填补了她内心由于失去了爱而感到的空虚。

在精神上被母亲驱逐后,西蒙离开了母亲,但母亲逃避现实、浪漫幻想的生活方式却在西蒙心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他承认“书中所描写的生活比现实生活还要真实”,^[234]并一度迷恋法国思想家卢梭人性本善的思想,甚至为了实践理想而过起了田园隐居生活,打算为建造乌托邦社会著书立说。可以说,童年的成长经历造就了西蒙高傲超脱、理想主义的诗人气质的自我。

脱离了母亲的影响后,西蒙邂逅了美丽热情的萨拉。与萨拉的相识相恋,填补了西蒙的精神空缺。与其说是炽热的爱情、美满的婚姻,让西蒙成了称心如意的丈夫,无

暇顾及先前著书立说的宏伟规划,不如说是西蒙发现自己的美好理想一旦涉及现实,就失去了生命力。他主张废除奴隶制度,可作为棉纺厂老板,反对奴隶制度就意味着得罪生意伙伴——原料供应方的南方种植园主,从而影响自己的生意。西蒙生活在矛盾之中,越来越感到自己的理想与周围现实世界格格不入,意识到理想主义自我的存在受到了极大的威胁,为了寻求安全感,他让真实的自我与一切现实世界的经验和行动脱离,将之隐藏于自己的幻觉、思想和记忆中,以此来把握受现实侵扰的不稳定的身份感。

对于精神分裂性的个体来说,直接参与生活,会使他感到一种持续的危险,那就是被生活摧毁。他不可能生活在一个“安全的”世界中,相反,生活“在他自身之内”倒比较安全。^[192]

西蒙把真正的自我完全收缩到内自我之内,避免与现实接触,正是他保护自我的一种防御机制。

(二)功利主义的假自我

假自我产生于对他人意愿或期望(或想象的他人之意愿或期望)的服从。^[192]

这通常表现在,个体过分地追求“表现好”,绝不要求自己做的事,绝不惹麻烦,绝不坚持甚至也不流露自己的意志。^[191]

表现好,并非是按个体自身的主动意愿完成各种事情而被他人所称好;而是被动地与他人而非自己的标准协调,并抑制自己真实意愿的客观表达。西蒙的假自我中这种顺从的基本特征既是对妻子萨拉的意愿和期望的迎合,也是一种逃避:使自己对自己的看法以及意愿免于实现。

西蒙的妻子萨拉,“单纯、勇敢而热情地理解生活的本质”,^[236]她热爱生活,健康地渴望过幸福的生活,期望拥有一座城堡和一份绅士老爷的产业。对于丈夫的缔造没有贪婪的乌托邦的梦想,她从来没有当真考虑过。在处理政治立场与个人利益的问题上,也从未被困惑过。

西蒙全心全意地爱着妻子,当然要让爱人过上她想要的生活,尽管自己在商场中的现实道德准则与他心中的美好理想准则大相径庭,自己也深感心灵的堕落,成了自己的叛徒,但看到妻子为自己在商场角逐中胜利那满意和赞赏的神情,他那种不满的心情就显得自私卑劣,有点儿浮夸了。

妻子本性中的激情占有、贪婪和无所顾忌的品质也征服了西蒙。他意识到要想生活在一个讲求实际的世界,就必须勇敢地面对人自私贪婪的本性,他发誓不再拿理想主义的一面来困惑自己,要与妻子“永远合为一体,永不分离”。^[237]逃避了伪善的理想主义自我,他如释重负。

妻子成为了他事业的鼓舞力量、远大抱负的精神支柱。西蒙对妻子的评价是:

你的性格就是公司的性格。它是从你的生命中获得生命力的。你是它的母亲,是你孕育了它——就跟我在公司里的生命也是受到你的孕育一样,那也是你的生命。^[2530]

正如西蒙所说,他“在公司里的生命”是萨拉赋予他的,也就是说,妻子赋予了西蒙另一个自我——贪婪占有、功利主义的假自我。通过假自我,西蒙成为他人所期望的样子,只有在幻想中才能成为他“自己”。为了与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保持一致,假自我真的变成了那个形象。拥有五家棉纺厂、专署海运部门的西蒙总裁,不顾信用、大肆贷款,不讲道德、无情吞并,“成者为王败者为寇”^[2531]的现实道德准则成为他新的信条。

西蒙利用假自我表现对外部顺从的真正用意,正是为了隐藏和维护在现实世界中岌岌可危的真自我,杜绝一切可能使之再次暴露于现实的危险。

(三)假自我的毁灭

在假自我对外界的顺从性中,隐含着恐惧,也存在着恨。于是,在某些时候,

自我会突然爆发剧烈的责难,其矛头所向,直指假自我过去长期顺从的那个人。^[2532]

这时的西蒙,虽然名利双收,却时常感到紧张不安,经常有这样的反应:

我靠欺骗手段获胜的得意劲儿渐渐变成厌烦不满的心情而消失——雄心的火焰暗暗闷燃化为令人心寒沮丧的灰烬而熄灭——真好象内心的对手轻蔑地啐出一口扑灭火焰的毒汁——^[2533]

这种失去自身价值的空虚,“忽然面对成功实为成功之失败”^[2534]的茫然使西蒙开始在内心谴责妻子,是妻子的贪婪让他过着自己一向憎恨的生活——“为了贪图权势而天天奴隶般干活儿——野心勃勃地想当商界的拿破仑”。^[2535]他更痛恨母亲,若不是当年她在精神上冷酷无情地抛弃了他,现在也决不至于沦为庸俗贪婪的妻子的奴隶。西蒙追究到了“责任和罪愆的根源”^[2536]——母亲精神上的贪婪和妻子物质上的贪求。于是,他下决心让她们偿还原本属于他的一切。

可是,这时的母亲,不再是过去的母亲:

她真像是慢慢占有了萨拉,好让我的妻子变成她的另一个自我,然后通过她就可以重新生活——也就是说把萨拉当成一个坚固的庇护所,使她可以躲藏在里面避开她那十分害怕生活的懦弱的自我。^[2537]

西蒙焦虑地发现母亲已经渐渐失去了以前那股贵族气质,那种远离一切世俗污秽、娇柔高雅、冷漠超脱的奇妙魅力。

这时的妻子,也不是过去的妻子。萨拉的个性显然也起了质的变化:

从以往一味贪心攫取的活跃主动性变成如今比较称

心如意的顺从被动性。举止显现出黛博拉那种自恃的姿态,说话方式也模仿黛博拉。^[2538]

妻子失去了往日的激情,成了称心如意的母亲。母亲与妻子由于对孩子们共同的宠爱而紧密地连结在一起,西蒙仿佛一下子失去了母亲和妻子,成了一个“没人要的儿子,给甩掉的情人,被遗弃的人”。^[2539]他的内心充满了怨恨,他要夺走母亲现在拥有的一切,正如当年母亲无情地剥夺了对他的爱一样,把母亲赶回那个孤独寂寞的花园;他要让妻子为她一手造就的现在的西蒙负责,让她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婊子”,^[2540]品尝她贪婪的苦果。

在妻子面前,西蒙故意表现得粗俗下流,不知廉耻,谎说会冷落妻子寻找情妇来代替她的位置,重新点燃了萨拉的妒火,挑起了她激情占有的本性。他荒唐地以他所拥有的一切物质财富为条件,让萨拉扮演他的情妇,把自己的办公室变成了“一间供他们宣泄情欲的窑子”;^[2541]他拿命运来冒险,“鼓捣做了弊的纸牌和灌了铅的骰子,拿自己的灵魂做赌注跟魔鬼决一胜负”,^[2542]贪婪地玩弄作弊的把戏。

莱恩认为,个体对假自我的厌恨可以表现为这样一种倾向:

个体会从所顺从的人身上攫取越来越多的性格特征。这种对他人的攫取可能会发展为对他人人格的全面扮演。当这种人格扮演变得可笑时,对人格扮演的厌恨就会显露出来。^[2543]

西蒙在假自我的扮演中过度地表现萨拉身上的粗俗肉欲、无耻贪婪、为达目的不惜一切代价的性格特征,正是他对萨拉厌恶的一种扭曲的发泄方式。他越是把角色扮演到荒唐、匪夷所思的境地,就越是表现出对妻子的厌恶和憎恨。

这种违背真实自我的人格扮演也让西蒙不寒而栗,对妻子表面上的顺从中隐含着恐惧和焦虑,真假难分的现实生活让他害怕失去真正的自我,更促使西蒙渴望找到童话中的那扇魔门,回归到那充满“对生活 and 爱的信念”^[2544]的和平王国。他要求母亲返回过去,让他再回到母亲身边,离开这个充满贪欲和仇恨的邪恶世界,和母亲一起安宁幸福地生活直到终年。

可怜的西蒙,一边疯狂地在现实中丑化假自我扮演的角色,一边挣扎着在内心要逃离那个充满贪欲和仇恨的现实世界来实现诗人气质的真实自我,他被这种分裂的斗争折腾得筋疲力尽,几乎接近崩溃的边缘。最终,真爱的力量让妻子放弃了心中的贪婪,她带着丈夫回到了昔日的农庄。远离尘嚣的农庄生活帮助西蒙卸下了心中的防御,他内心潜藏的理想主义诗人气质的自我重新获得了安全感和稳定感,功利主义的假自我也因此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西蒙的内心恢复了往日的统一、完整和宁静。

三、从伦理意义上对分裂的自我进行反思

西蒙诗人气质的真实自我的核心就是理想主义。西蒙曾经迷恋过启蒙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哲学思想,相信可以建立一个“不再存有穷富之分,人人丰衣足食,和睦相处,没有嫉妒和贪婪的”^[245]新社会。他曾经憎恶地辞去在父亲那家公司的工作,归隐田园,期望为建造乌托邦社会著书立说。他曾经坚信人性本善,是“文明的事物”^[246]腐蚀了人性。可是,理想主义的自我在崇尚实际利益的现实社会岌岌可危。不仅妻子对之冷嘲热讽,就连西蒙自己也意识到“一个软弱而有道德的理想主义者是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生活在一个讲求实际的世界上的”。^[248]于是,为了迎合妻子的意愿,更为了保护真实的自我,他与妻子“合为一体”,袭取妻子的人格建立了假自我。这个假自我让他不再为“矛盾的对立面”^[247]而苦恼,让他“心安理得”,在争权夺势的斗争中所向披靡。可是,内自我对假自我的审视和批评,让西蒙“那种不满的情绪随着他的成功而滋长”,^[249]最终把他置于被分裂的两个自我撕裂的危险中。

从西蒙身上,可以看到理想主义自我的脆弱,不但没能带来他渴望的“安宁与幸福”,^[251]反而让他在疯狂的自我毁灭中失去了“作为人的一切”,^[250]坠入一片空虚中。人们可能为西蒙扼腕叹息,但西蒙只是无数体验到自我分裂痛苦的人中的一个,在他们的人生中,始终存在一个空缺,没有统一永恒的精神向导指引他们前行。现代西方社会价值观念和道德源泉的多元化使原本互补的价值观念互不相容,一切永恒绝对的传统道德价值随着上帝的死

亡而消亡,这种“本体的多元性”^[45]带来了人们思想的混乱,人们失去了统一的精神向导,徘徊在各种道德准则之间,迷失了方向。

奥尼尔一生都在不断地追求一种理想的和谐。他曾经说过:“生活本身毫无意义,使我们斗争、希望、生活下去的是梦想”。^[57]对理想的追求是他一生的精神支柱,而理想的破灭所带来的痛苦,对理想永远无法实现的清醒意识所带来的悲剧的崇高性,又渗透着他所有的作品。在《更庄严的大厦》中,奥尼尔为人们展示了一个理想主义者在严酷的功利主义社会面前的退缩,深刻揭示了现代人无所寄托、无所依赖的精神状态。奥尼尔本人就是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人,他的剧作也透露出对人性的一丝希望。他借助主人公西蒙之口,期望能找到坚不可摧的道德理想,为人类的灵魂寻找更加坚实的精神居所,“替自己建造更庄严的大厦吧,哦,我的灵魂,既然时光飞逝不停!”^[263]

参考文献:

- [1]DONALD C. GALLUP. Eugene O'Neill and His Eleven-Play Cycle: ~ A Tale of Possessors Self-Dispossessed ~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2](美)奥尼尔.奥尼尔集[M].汪义群,梅绍武,龙文佩,等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95.
- [3](英)R.D.莱恩.分裂的自我——对健全与疯狂的生存论研究[M].林和生,侯东民,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 [4]XIE, QUN. Language and the Divided Self: Re-Reading Eugene O'Neill[M]. Pek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 [5]汪义群.奥尼尔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曲晓红

The Divided Self: An Analysis of O'Neill's More Stately Mansions

Ding Ya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24100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at analyzing the divided self of Simon, the protagonist of O'Neill's More Stately Mansions under the guide of theories of "Schizophrenic Individual" of Existential Psychology. It analyzes his poetic touch of inner self, the utilitarian false self, and the destruction of his false self. Meanwhile, it is found in the ethical sense that lack of the guide of unified and eternal moral goods is the inevitable source of his divided self.

Key words: O'Neill; Simon; divided self; inner self; false self; moral goods